

吳越春秋

一

新華書店
發行
PDG

上海涵芬樓景印明
弘治鄺璠刻本魚書
板心高營造尺六寸
三分寬四寸

重刊吳越春秋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
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脩春
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
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
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

傳聞者為之元徐天祐謂其
去古未遠又越人宜知越之
故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為詳
得之矣天祐之所考註亦精
當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
句間或似小說家觀儒林傳

稱其所著復有所謂詩細者
蔡邕讀而歎息以為長於論
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恠誕
者不少則東漢末亦自有此
文氣矣謂其非全書則吳越
顛末亦備矣隋唐經籍誌多

二卷意者西施之至吳范蠡
之去越乎若附會於讖緯夢
卜之說則固當時所尚而左
氏傳春秋亦多述焉不可盡
謂其無據也其大旨誇越之
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

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
矣自科舉聲律之學興而古
書散佚無留意者雖好古博
雅之士歷代經籍志所載亦
或不能舉其篇目故有志於
集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

監察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
命來按吳體正而蠹剔威加而
惠流乃本古觀風之法訪吳
之故於吳邑侯任丘鄭廷瑞
侯素稱稽古尚文歷舉郡乘
所載者以對公問其所本始

侯辭焉公乃手出是編授之
侯讀之曰命之矣古者使於
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
之故君子耻焉吾乃今知吳
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
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

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
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
人俾無忘厥本乃屬郡史馮
弋等錄而刻之既成走書屬
予序蓋侯第進士時以予為
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

傑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僨僨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繫忠讒之判禍

福攸分可畏哉予竊怪夫大
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大
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
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
也禹益傲惕於三苗之師成

康不忘乎戎兵之詰其見遠
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
智種之謀包胥之論戰孫武
之論兵越女之論劔陳音之
論弩句踐之畏天自苦臣吳
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

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所載
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
則在當時遊說之至高者也
相傳越絕書為子貢撰抑亦
有所本云噫書稱軾怒鼃尚
足以激士而况讀其書論其

世能不少動於衷者其亦非
夫也夫至於司職方掌外史
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
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辯驗
然與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
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

又今日鄺侯崇信此書之意
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
因附予所欲言為序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夏五

朔旦

賜進士及第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與
謙序



國之新則新其法也

新法

新法



新法

亦

PDG

吳越古稱東南稱遠之邦然當

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

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

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

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

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

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

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

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

秋削繁

唐志作煩

五卷皇甫遵撰吳越

春秋傳十卷

隋志缺傳字

此二書今人

罕見獨擘書行於世擘傳在儒

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
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
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
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
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
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

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
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
越春秋今擘本咸無其文亦無
所謂傳註豈揚方所已刊削而
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擘書最先
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擘又山

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
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
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
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
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蠱
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

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
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
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鉅梓歲久
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
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
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

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
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
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
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
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
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
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
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
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
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上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
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
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贊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擘又越人乎若以吳爲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下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

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郃炎帝之後姜姓封郃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

台作郃郃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藜與郃同為

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

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

謂無子履上帝之跡

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

天猶令有之姜

嫫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易而

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

誕置之寒水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嫫以為神收而養之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黍

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遂疑當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

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

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

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姬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

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

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

差弗差弗子毀隃世本隃作榆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

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

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

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

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

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

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止也而為身害吾所不

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

徐廣曰新平漆

縣東北有鞠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

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

子長曰太伯次日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

季歷

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

季歷娶妻太任氏

音秦壬詩大明篇季仲氏任毛氏箋

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

生子昌昌有聖瑞

尚書緯帝命驗曰季

秋之月中子赤爵銜丹書入于豐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

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

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

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

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

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干越也

吳人或問何

像

像疑當作據

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

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
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
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
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

太伯

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

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

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義之

道季歷卒于昌立號曰西伯

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

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 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

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

率太子發立

發武王名

任周召

周公旦召公奭

而伐殷天下已

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大王追封太伯於吳太

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

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

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

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 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

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

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

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

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

開晉之伐虢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史記

正義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

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

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

深問周公禮樂成公

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也

適吳以為行

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

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楚莊王怒使子

反將

去聲

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

國而與諸侯為敵

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

左傳作共

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

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

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

祭側界切

次曰餘昧

昧莫葛切

次曰季札季札賢

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卒杜預曰

壽夢吳
子之疏

諸樊以適

適通作嫡
正出也

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

元年事餘
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

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
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
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
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
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
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

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

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

公卒宣庶存適亡嫡亡者公于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與曹人

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

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左見

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

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

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

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

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

封慶封數為吳伺祭

祭當作察

故晉楚伐之也吳王

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闔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以効不恨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卽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爲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

至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和元微定盤表吳王壽夢

之於非味好風之應平遊遊離或刻吳人立

十者之清紫表散許所高懸尚射斗吳與富貴

斗窮者去與吾亦受封即矣昔前素命口地

古以羊翁樂辛補報立四來卒松針斗季休季

至神命吳王壽夢吳王壽夢之雙相娘女

十三年吳王壽夢與越王勾踐外之心則不報於吳

士也唱琴其外表之二色而法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

以報前

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艘

光懼因

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

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

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

者楚人也名負

音云

負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負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

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
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
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
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
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
射者所圖絃矢卒

音猝忽遽
貌倉卒也

發豈得冲天而驚人

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
叔敖任以國政

史記曰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

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
縣有臺在城內

與

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
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
凄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侵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
守備之材用

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
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
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
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

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

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

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

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

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

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

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

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

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
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
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
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
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
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
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

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卽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

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
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
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
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
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
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
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
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

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
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
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
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耻
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
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
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
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
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

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

追捕子胥胥乃貫鳥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

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

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

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

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

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

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

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

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

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子胥乃與

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
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
應而滅鄭卽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
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

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

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

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

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
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
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
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
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
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濤得
作尋四尺曰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
何倍何曰尋之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

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
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
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
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
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
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
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
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

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
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
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
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
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
康屬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
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

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
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
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
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
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
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
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
手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

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
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
且智彼必復父之讎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
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
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
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

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

為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

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

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

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

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

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

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

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

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
鱗設諸

專諸者堂邑

吳地漢地理志爲
臨淮郡堂邑縣

人

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
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
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
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
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
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
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
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
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
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

春秋作
夷末

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

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亡在諸侯未還

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

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

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
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
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
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
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
并力惟夫子諡擇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
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
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
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
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
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
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

過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
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

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
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尤非光之
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
云王僚太子也宣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

家所記與此合
巢今無為巢縣

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

史記

作早

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

史記曰小童爭桑伍

子胥傳兩女子爭桑

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

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

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

伍子胥謂白公勝

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處

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

曰平王卒吾志不悉

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

坐泣於室

十三年

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傳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以承世家之誤

春吳欲

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表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

使公子

蓋餘燭傭

左傳蓋作掩傭傭皆王僚母弟

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

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

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

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

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

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
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

士於密室中

左傳作堀室
史記作蜜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

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
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
被棠鍤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
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
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密室
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

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

曾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注軹謂兩轆詩詰曰車軸之端貫較

者為轆較末之小穿容轆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曾也

曾斷臆開匕首如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

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
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
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傭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
鍾吾人執燭傭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
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
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

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
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
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

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
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
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

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
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
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
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
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
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
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

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
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
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
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
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
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闔

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也

史記律書闔闔風居西方闔者倡也闔者蔽也

立

蛇門者以象地戶也

已為地戶

闔閭欲西破楚楚在

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

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

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
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
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
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
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
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
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
至今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蕞服然後敢鑄金於
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

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
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
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
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
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
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
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
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

作金鈎今日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

通作

釁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

曰為鈎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衆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

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

史記作伯
詬披美切

來奔吳王問子

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

左傳史
記白俱

伯作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

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

左尹號曰郟宛

郟當作郟詳此書似以伯州犁郟宛為一人按
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郟

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郟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
子曰郟宛郟宛之子曰伯詬宛亦姓伯又別氏郟吳世家曰楚誅伯州

犁其孫伯詬奔吳此云
伯州犁號郟宛非也

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

語襲朝

陟遙切
旦也

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

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
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郟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陳
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
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誅郟宛諸侯聞
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
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
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

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
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
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
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
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
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
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

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
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
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
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
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
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
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
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

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
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
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
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
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
曰姓要平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
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
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

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
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訖大怒袒裼持劔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
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
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
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
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
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
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

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

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

卒音

字疑當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

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於大

家之喪餘恨蔚蔚當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

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闕入

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劔而捽要

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

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闕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
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
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
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
肖也前拔子劔手挫粹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
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
訢投劔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
占疑當作
規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
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

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
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
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
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
言要離卽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
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
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間接矢不可中今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
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
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
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
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
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
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
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
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

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
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
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
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
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
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
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

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
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
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
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
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
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
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
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

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

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
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劔
盾堅尹切兵器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旋使其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
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
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
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
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鎖鈇斧也鎖鐵也孫子曰

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
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
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
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下之令曰寡人
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
勿斬之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
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撓鼓之當左右進退
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
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

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
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
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
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
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
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
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

入郢

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

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

伍奢

伯州犁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

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
喜乘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
有事于卽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
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
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
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王因謀伐楚
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
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

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題湊

棺木內向也

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

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

越絕湖皆作胡

而問曰寡人

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子曰

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

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
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
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
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
俱作允常使
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

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
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
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

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劔卽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
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劔在越之時客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今宇
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
五里溪傍卽赤堇山一名羣臣上

鑄浦山歐冶子鑄劔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
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

羣臣上

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

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
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
今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
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

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
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

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
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蕭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

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

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樛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
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

預解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雋里左傳史記俱作攜李攜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

云公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

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

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

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

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

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

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

二文馬

二馬名肅與駿馬也
與音霜亦曰驕驢

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

止之唐成

成當
作人

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

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

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

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表珮於子常蔡侯得歸

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

左傳云以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

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

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

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

左傳作蔡侯

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

兵當作舟吳乘

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

漢水源出武都

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

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

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

云在安豐者非

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止史皇曰今子

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

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

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
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
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
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
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澁五戰徑至於郢王追追當
迫作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澗
河水出崑崙雖與睢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鄆縣鄆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萊蕪渠三說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

入郢求昭王王涉澨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雲夢澤左傳戰令尹子文之生

郢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比夢在江之南

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

左傳作王孫由于

隱王以背受

之中有王懼奔鄭

音云江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松滋也

大夫鍾建

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

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

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

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

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

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

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

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卽

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

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

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

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卽割

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

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
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
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卽令闔閭妻昭王夫
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
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
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

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
時吳師入郢則蘇公時

此亦云
定公誤

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

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

得一撓

音撓
小撓

而行歌道中卽還矣公乃與漁者

之子撓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撓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
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
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
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
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
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
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
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

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

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

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蹶

踵足後蹶之石切足下也

劈

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

秦桓公

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

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也大豕長蛇以食上國

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

如此七日桓公

桓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

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

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

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

左傳國語
皆作夷德

無厭王不憂鄰國

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

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

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

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

伏臣何敢卽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卽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攜里興

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

與吳戰而卽會之大敗夫槩

卽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

敗吳於稷

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

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

唐僖吳伐楚故

子胥久留楚求昭

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

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

槩於棠溪

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

闔閭遂歸子

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澁秦師又敗吳師
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
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
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
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
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
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
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
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

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折公雍

子子靈賁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反之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

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絕於境

至乃掘平王墓戮屍斲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

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

作窮劫

劫疑當作劫

之曲以暢

暢當作傷

君之迫厄之暢達

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

烈疑當作劣

不

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
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辱腐
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
卿士悽愴民惻悵音戾悵
悵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
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褻昭王垂涕深知
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
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

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
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
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
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
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
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
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
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
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繪者自闔閭

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閭門曰破楚門

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

波聘齊女

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女少思齊日夜號泣

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

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

案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

以望

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

定計波太子

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告於

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

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

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

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州縣境

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

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

旦食組

山越絕作組山

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

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于此

走犬長洲

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

斯止闔閭之

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

音婆秦為郈陽縣屬九江

郡今饒州也餘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葉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亡臣伍員伯嚭為

之也其間釐廬棘揀麻五邑之役與庸浦阜舟鵲岸房鍾州來雞艾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

楚懼吳兵復往乃

去郢徙于蔦若

蔦若字誤當作都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

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累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都音若服虔曰楚邑令襄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

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

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

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

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

濫也吳師即還

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儆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

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

家乃書之夫差
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

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
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
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
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
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
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
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
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鮑氏鮑
牧也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
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
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

晏

鮑叔牙
晏嬰

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

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

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

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
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
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
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
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
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于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
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
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

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

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

難矣且夫上驕則犯

子貢傳犯作恣者是

臣驕則爭此君上

於王有遽

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卻卻與隙同

而下與大臣交爭如

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

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

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

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

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

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

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
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
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
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
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
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暴齊而威強晉則王不
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
臣於吳不卽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

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
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
之疆不過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
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
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
居

越絕因居
作困厄

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

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
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
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

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

貢曰君處故來

處字不通越絕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

越王勾踐再拜

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

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

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

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樓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

見矣

國語作是見

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

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

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

惟幾

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

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

喜其心無惡平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

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
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
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
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
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
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
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

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

越絕作
整襟交

膺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
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
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
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
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
作興死人孤賴天賜
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

戰伐士卒不恩

國語思作息

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

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

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

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

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

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

傳馬作牙

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

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

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

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

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

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

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

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若將遂
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
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
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
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
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
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
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

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

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

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

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

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

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鑿

音歷

蒸

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鍬

音吳刀名鍬鍬山出金作

殖吾宮牆流水湯湯

音商

越吾宮堂後房

刀可切玉

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
之太宰詔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
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
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
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鋳殖宮牆者農
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
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
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
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

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

公弟

越地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

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

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

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

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

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

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

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

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
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
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
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
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
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
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
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

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
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倬惶也明
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鑪蒸而不炊者大
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
陰也北者匿也兩鋏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
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
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盲作甬
僮作當者是與死
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

也遣下吏太宰詔王孫駱解冠憤肉袒徒跣稽
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
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
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
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三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
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
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詔趨

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
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
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
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
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
幸他國猶治救癘古禾切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
矣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

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
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
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
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
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
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
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

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
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
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
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
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
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
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
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

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
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
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
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
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
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
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
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
旗賈誼策若艾華管並音刈殺四方蓬蒿
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

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
吾法度欲以妖孽挫劔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裨靈之
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
釋劔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
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
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
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
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

擒負誠前死掛

子胥傳作挾

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

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
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
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
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
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
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
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
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
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
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
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
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
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
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虚心養士羣臣並進見
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
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

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
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
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
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
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
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
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
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
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
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
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
又力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
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
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
劍吾今日死吳宮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

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
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
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
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
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我孤不使汝得有所見
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
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

反從左氏連書之耳

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

夷革應劭曰取馬革
為鴟夷鴟夷搯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

後何能有知卽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
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
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
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
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
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
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

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

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極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為闌蒲於商魯之

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

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
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
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
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治沾也履濡王怪
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
曰適游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
高樹飲清露隨風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
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矜其形夫螳螂
翦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

陰蹶蹙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
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
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炤其旁闇忽炤中
陷於深井臣故裕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
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
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
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
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
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

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

出三江之口

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
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

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名三
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入五湖之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
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

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
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

屠我吳國滅我吳宮

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

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

始當作姑
國語敗王

子友於姑熊夷韋昭
解姑熊夷吳郊也

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

胥臺徙其大舟

即餘皇
舟也

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

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
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
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
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
死夫差昏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
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
閩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

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

短矢韋昭曰矢名

望之若茶

周禮望而眡之

欲其茶白也註韋革遠眡之當如茅秀之色詩有女如茶箋茶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

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
矦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興黑甲烏羽之矦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
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
令童褐請軍

國語作童褐請事童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

曰兩軍邊

國語作儼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

壘敢請辭故

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

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

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

絕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

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禮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

也盡力不肯長弟徒以爭疆孤進不敢去君不命

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日不得事

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

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

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
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
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
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
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
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
臣並在吳王稱公前

國語前字
下有鞅字

晉侯次之羣臣畢盟

吳旣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
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

濟三

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

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

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逐

於中原天舍其忠

國語作哀

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國語

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

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

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

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

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

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

王答曰伯父今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

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

語不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

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

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

鄞縣境句音
勾又九具切

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
禮前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
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
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
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
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
一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

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
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
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

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

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別名宵中愁憂目視茫

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

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僂惶也王孫

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于胥傳云吳王取于胥尸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

世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窠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

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

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

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于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
歎曰于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
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
卽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
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
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

得字下當有
事字越絕云

今寡人得邦
誠世相事

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
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
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
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
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
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
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
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

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
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
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
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
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因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

如命大天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伏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

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
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
諾乃引劔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

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
誅太宰嚭越世家亦

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
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
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
之亡也嚭遂臣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戾也
且嚭貪而後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
其實宥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救天下之爲人臣

者越於是乎失刑矣

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

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

必連繫

國語組字上有結字

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

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

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

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越

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

越絕隰作累

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

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桓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又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率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